

一路看见 · 第一章（虚构口述测试）

把愿意留下的小事，慢慢放在一起。

虚构内容 · 试用样册

待核对草稿

本次收录 4 篇故事

只收录您选择的版本，不含全部原话和其他旧稿。选稿不表示记忆事实已核实。此文件不是账户备份；以后在应用内纠正或删除，不会改变已下载的文件。

目录

1. 窗沿上的半张纸
2. 阿姐带我走的那条路
3. 母亲的针线盒
4. 许伯让我先看再画

窗沿上的半张纸

我叫沈知远，一九五五年生在上海。我们一家四口——爸爸、妈妈、阿姐和我——住一间房。窗下就一张桌子，吃饭在那里，妈妈做针线在那里，我画画也摊在那里。地方小，谁要用，另一个人就得让一让。

爸爸做修理活。有时带一点用过的纸回来，上面印过字，我就翻过来画。不是每天都有，也不是他每次都给我带。

记得一个下午，我拿半张纸画窗外晾的衣裳。那时候七岁吧，也可能八岁，七岁八岁记不准了，季节也忘了。画来画去都是线，不像衣裳。那张纸后来没留下。

那天妈妈要裁布，我画着不肯挪，她把纸放到窗沿，擦擦桌面，布就铺上去了。我当时有点别扭，觉得她不喜欢我画。现在想想，也许人家就是要干活，桌子只有一张。这是我现在的想法，妈妈没跟我解释过。我那时候也没想好以后要做画家，就喜欢画。

我们那张桌子小，事情倒多，每个人要做的事情，都得在那里让一让。

阿姐带我走的那条路

我阿姐叫沈知敏，比我大四岁。我小时候在上海，有一回她带我到路口，叫我认一个修鞋摊，意思是记牢这里，回来不容易走错。她当时怎么说的，一字一句我不记得了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我没有走丢过，不是走丢了她才教我，她就是带我认认路。现在问我们牌几号，我不知道，倒是那个摊先想起来了。

后来阿姐说，那一带有过两家修鞋摊。我脑子里想的是哪一家，还没弄清。我不想随便挑一家就说它是。阿姐比我大，有些事比我清楚，可这件事我们还没有对上。

母亲的针线盒

妈妈的针线盒是个旧的饼干铁盒，盖子开起来有点涩，合上也不太顺。什么颜色，我记不得了。里面放着线、粉片，还有一小块布，一支短短的铅笔也在里面。妈妈叫陆秀琴，在家做些缝补，盒子是她用来做她的活的。我有时就拿那支短铅笔画画，还能画么，就拿来画，不是专门给我买的一套画具。

那时候，纸上能画，铅笔还能用，就这么画。爸爸偶尔带回来的废纸，我也翻过来用。我后来倒喜欢画这些用过的东西。不能说小时候就懂什么道理。讲起来才发现，我开始画画用的东西，都跟家里平常过日子连着。

许伯让我先看再画

我回去是当天，还是过了几天，我不敢确定。跟妈妈裁布、阿姐教我认路，也不是同一天。现在讲起来放在一道，其实隔了多久，有的记不清了。那时我没决定做画家，只是喜欢画，画得不像，就再画一个。住处附近有个许伯，不是我们家亲戚。他会临摹。我给他看过画的一只碗。他让我先看看碗口是什么样，再下笔。大概这个意思，原话我忘了。他没拿过去替我画完，我回去自己又画了一个。这件事我一直记着。